

關中雜憶

(一)

勞幹

袁世凱不失為幹吏

民國成立，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就當時情勢來說，中央政府是不幸到了袁世凱之手。可是如其在現在平心而論，袁世凱也有他的貢獻。就地方政治上，第一是把督、撫、藩、道、府、州、縣簡化成爲省道縣三級，免去許多周轉和供應。第二，訂立合理的薪給制度，廢止清代的陋規，雖然貪污不能完全避免，但比過去好多了。第三，是取消千餘年來的胥吏制度，代以科員制度，化除了官和吏的區別。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，到現在仍然有效。只可惜袁氏只是一個幹吏，中外兩方的學識修養都很缺乏。不足以擔當這個承先啓後的重任（當然，國學基礎好而思想走偏鋒的，如同康有爲和陳獨秀也一樣不可以擔重任）。他對於地方政治的改革，始終停頓在官治的範圍，對自治一點認識，一點誠意也沒有（比起中山先生建國大綱來實在差多了）。官治下的地方政治，只有過去的日本以及法國那樣中小型的國家才能做好。中國這樣巨型國家，實無法在純官治下做好。這就是後來三級或兩級制的爭論，「實驗縣」等問題的癥結，以及「縮小省制」難以有所成就的原因（省制用不用着縮小，看一看美國政治就明白了？）當然袁氏見識不夠之處，還是可以原諒的，他的帝制野心，却是不可原諒的。

就民國初年陝西情況來說，袁氏當政時期確是一個最好的時期，當時將軍是陸建章，巡按使是李根源和呂調元前後接任。陸建章的人如何是另外一回事，不過當時陝西確實安定，而治安也相當的好。到了陳樹藩驅逐陸建章以後，就差的多了。

護國役作關中崛起

陳樹藩是陝西安康縣人。他的父親是一個賣綢子的小商人，早年從湖南寧鄉到安康，就一直在安康經營他的小生意。陳氏從保定軍官速成學校畢業回到陝西，升到陝南鎮守使，他當時和胡景翼相處甚好，雖然胡氏傾向國民黨，而陳氏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段祺瑞派。

當着全國反袁的時候，甚至四川的陳宦也反袁了，陸建章却一直爲袁效忠。本來中央的權力和地方權力總會衝突的，這時陸建章既有問題，地方人士也就活動起來，袁氏既死，陳氏便圖謀發難。恰好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領兵住紮富平，而陝軍胡景翼也在富平，胡景翼便乘陸承武不備，夜

間據守四門城樓向下射擊。陸氏軍隊不及連絡，相率潰散，陸承武被俘。因此拿陸承武做人質，擁戴陳氏和陸建章談條件。陸建章只好答應讓出陝西，後來陳樹藩就被正式任命為陝西督軍。

當時陝西地方軍力實在非常有限，張鈞的軍隊早被解散，陳樹藩只有一旅，胡景翼部也只有二三百人，所以陳氏便臨時招安土匪充數。當陳氏入西安城時，前鋒就是一些散兵游勇，槍械不齊，衣服龐雜，簡直不像正式軍隊。到陳氏任為督軍，便在河北河南一帶招募新軍（因為在陝募兵怕本地土匪先行混入），可是收編的土匪還是超過新軍數量，這就成為後來陝軍的紀律一直未曾整頓好的原因。

陳氏出身軍人，對於政治從來不會留意，軍隊增加，開支浩繁，所任的財政廳長某君未嘗當心吏治，財政問題也就未上正軌。陝西吏治在道咸以前並不太好，道咸以後經過林則徐、鄧廷楨諸人整頓，確較優良。先後撫藩、除去最後一個巡撫恩壽貪濁、昏愚、無惡不作，經參罷職以外（倖免革命時清算）其他亦大都稱職。這個傳統到民國初幾年也都不錯，到了這個時期以後，因為許多原因使地方混亂，吏治也就差些了。

陳氏是一個頑強的段系，和國民黨無法協調。他本人能力是有的，可是政治方面却是完全外行。首先胡景翼率部叛離，接着耿直在西安城內譁變，與陳軍巷戰三日，不支退出，再就是第五旅旅長李襄初和胡景翼在蒲城約定舉事，陳氏聞訊趕到，俘獲胡景翼，李亦被胡部擊斃，此後陳氏實力單薄，只好讓出省長，請時在河南的鎮嵩軍司令劉鎮華來援，此為劉氏插足關中的第一步。

見聞所囿影響大矣

到了民國十年，直系的勢力日就擴張，把陳樹藩免職，調為漢威將軍。陳氏的部隊，一部分被直系軍隊繳械，一部分陳氏率領他的殘部，退到漢中。陳氏本意是想退休的，但是他的部下，堅決主張進取，陳氏勉強自稱為「西北自治後援軍總司令」來應付這個局面。結果直系軍吳新田進入漢中，陳氏從西鄉、鎮巴退入四川。

當時陳氏的軍隊共有一萬餘人，由四川第一軍但懋辛方面劃出綏定一帶作為他的防地。但陳氏軍中仍然有極大的矛盾存在著。陳氏自己主張就在四川住下乘機而動；他的父親却主張即速反攻，陳氏部下雖然高級幹部主張靜待，低級幹部和士兵却漸有不耐的情緒。最後陳氏並無反攻的誠意和信心，只拿反攻作交代，終於一戰而潰，其中殘部大部為陝西其他部隊所收編，而陳氏就到上海做寓公去了。

這一段的關中敘事比較詳細一點，因為當時我正在陝西的原因，其後關中大事，例如西安圍城，西安事變一類，我却未在西安，就不再為詳述了。就陝西的位置來說，陝西總算一個偏僻和貧瘠的區域，但就我的記憶來符合後來的了解，這其中一些事實也會有全國性的影響的。就陳樹藩性格來說，他的性情相當固執，而對於現代知識，知道的也很有限。同時他只是一個舊時代的軍人，對於事業方面，似乎並無多大的野心和抱負（軍人中閻錫山算有抱負的，可惜還是走錯了路，山西有極好的地下資源，却一直不會開發，只會辦「村政」，「勸」農桑）。這種情形在當時多數軍

人却是差不多的，但對於陝西却有嚴重的影響。

因為關中生困苦，風氣又很閉塞，留外省通都大邑的學生雖然不多，可是更容易被人煽動。陳氏對於國民黨又不能容忍，井勿幕之死，就是一個小型宋漁父案或陳英士案。這就註定了陳氏和國民黨不能合作，並且無法擺脫頑固的路線，而到外省的陝西學生也就比別處學生左傾分子更多。到了這批學生可以發生作用時，陝西前途就危險了。這和後來共產黨根據延安，以及西安事變，都應當有蛛絲馬跡的關係可以看出，但是靖國軍也和陳氏對峙了一個時期，為什麼學生就多半去走左傾的路？這一點因為我看到資料不多，還是不夠完全了解這件事全部背景，究竟為什麼是這樣。

吳佩孚敗命運殘酷

但從直系方面來說換掉陳樹藩，却是註定了直系潰敗的先機，因為換陳樹藩和換盧永祥是一回事的兩面。換盧永祥的下一步就是齊盧戰爭，和第二次直奉戰爭，直系就不能挽救他們覆亡的命運了，況且陳樹藩去，就是馮玉祥及胡景翼坐大。二次直奉戰爭時，吳佩孚著實對馮玉祥無可如何。如其照馮玉祥的願望許他做東三省巡閱使，讓他直搗瀋陽，那麼郭松齡的故事，會先在馮玉祥身上出現，結果是吳氏失敗。如不照馮氏願望，馮氏倒戈，仍然是吳氏失敗。

事後追憶，吳佩孚確還算一個對國家有熱忱，有抱負的人，命運使他非失敗不可，却也有些殘酷。誠然任何一個人都難得有先見之明的，如其他能有先見之明，他就會領略直系的武力決不足以打天下。只是把武力拿在手中，却可以舉足重輕，做一個很好的政治資本，就可以主動安排其他的統一辦法。就當時情勢來說，直系軍力十分雄厚，因為其直系不先挑釁，不說陳樹藩和盧永祥無可奈何，就是奉張也不會輕於動作，只要真能尊重法律的尊嚴，以法治為本，把政治和經濟做的像樣一些，未嘗不可以有光明的前途。尤其在比較安定之區，如河北、江蘇、山西等省，有誠意的監督他們實行基層自治選舉民選縣長。等到國民的力量伸張，軍閥力量自然減退，那就陳樹藩、盧永祥也無可如何了。（當然直系應當示範的退讓，這也是值得的），我相信到此時中山先生也會合作的，那豈不是樹立中華民國萬世之基。這當然不能期望到賄選的曹錕，但吳佩孚就早應當堅強起來的。這一番事後的追憶，以現今「後見之明」來推行分析，還是千頭萬緒，自不能太責備前人。但這條路既然是一條路，那將來大陸如真有變為軍閥割據的可能，這條路還可以詳為研究的。

西安圍城時，我未在陝西，不過親友多在西安，我一直關心着。劉鎮華不是不應當攻西安，而是他做的太低能了，造成西安老百姓的浩劫。他掌握着絕對優勢的武力，並且有吳佩孚及閻錫山的援助，械彈兩項則有太原、漢陽及鞏縣三個大兵工廠做充分補給。為什麼竟然進攻十個月，一無成績，最後讓馮玉祥的疲兵做卒打的落花流水。鄒作華攻涿州，一日之中就把城牆打破，劉鎮華攻西安，十個月對城牆不能動分毫，就是他只會用圍困戰和雲梯戰不會有效的使用砲戰的緣故。也就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，還只會用明代武備老戰術的緣故。如其劉鎮華攻下西安，誠然無救於吳佩孚的失敗，但以後西安的主人就不是楊虎城了。這就對於中華民國的歷史會有影響的。從這一點來看，也可見新觀念和新方法的重要了。